



小說組

佳

作



得獎人／蔡昱萱

簡歷／1999年出生，就讀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所，寫小說、詩和繪本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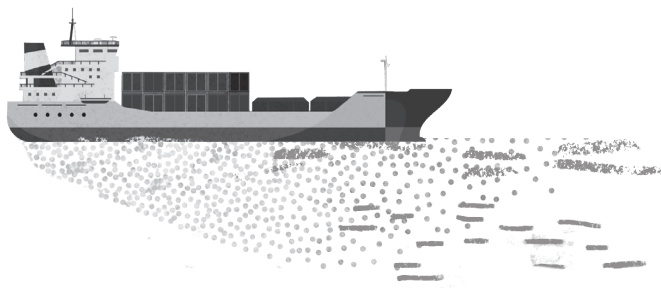
作品集：<https://aletterfrommyhusuan.mystrikingly.com/>

得獎感言／感謝評審和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工作人員，此作獻給姑姑們，以及所有照服工作者。



鴿痘

小說組 • 佳作／蔡昱萱



阿嬤家位在一個三棟樓合併的社區，每戶的坪數去掉公設，大約二十到三十坪。從社區大門走進去，是一條寬敞的廊道和挑高天花板，左右兩側分別有通往前兩棟樓的電梯，走到底就是後門了，阿嬤住在有花園圍繞這棟，電梯外的半圓型魚池，數了數那八隻魚兒都還在。社區清潔隊在花圃裡新種了白色的火鶴、孤挺花、桃粉色杜鵑和其他我不認識的花種，總之，顏色亂糟糟的——因為是阿嬤家，所以這一切俗氣的景觀，在爸媽眼中是可接受的。每一次阿嬤和爸爸通話，開頭第一句就是：「干欲搬來遮躑¹？」爸爸總會變出不同理由：「老婆在台大醫院上班啦，這樣她上班比較近。」

媽媽在醫院做行政，是應徵進去的，不像舅媽是通過競爭激烈的國考，分發到會計部。爸爸刻意省略，目的是讓阿嬤知道媽媽並非只是一個喝高粱不臉紅、在婚禮上替丈夫擋酒的妻子；一個台語不輾轉²的媳婦；一個只讀到高職的女人，縱然不完全同意爸爸半欺騙阿嬤的行為，卻微妙地屈服於此。爸爸還有另一個說辭是：「這邊學區的學生比較有競爭力，遷戶口……哎，素質就差一截，我們家 Ellen 未來要當律師呀，Helen 在那種環境會太得意。不要啦。」阿嬤一聽到更好的升學、教育環境，就會屈服，爸爸深知這一點，於是拿小孩當擋箭牌好幾次。過了華中橋，全家就可以住在更大的房子、選擇有管理員的社區，我不理解爸爸為什麼堅持一家四口擠在溫州街的小公寓——噢，忘了說，我超討厭他在親戚朋友面前叫我的英文名字，平常在家，這個令人羞恥、引起情緒的名字根本不存在。之所以取 Helen，是因為媽媽在書局翻《女生英文名字大全》，她讀到：據說 Helen 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古希臘神話中，特洛伊戰爭就是因爭奪漂亮的斯巴達女王 Helen 而引發。

「媽媽偏愛妳嘛。」

1 台語，要不要搬來這裡住？

2 台語，流利。

老實說我並不認為，媽媽不過是以她的方式平衡爸爸對孩子的期望差異。聊到相關話題姊姊就會提起，如同人們一經過就嗡嗡作響的烘手機。她每說一次，我的負疚感連帶迸發，幾乎形成一套固定的流程：我會捏捏她的手肘試圖安撫——好推卸掉母愛失衡加諸在我身上的責任——區區一個額外的名字，算什麼特權？

她一定會回嘴：「沒有啊，我不介意。我不會把希望寄託在爸媽身上。」我不會。

言下之意，就是妳會。有時，對話就像被迫加入的競技場。

「那妳為什麼要說？」我撇開眼神，才敢反擊。

接著她的上唇將會斜向右上方，那是抑制憤怒的預備動作，她冷笑道：「呵。哪有？這樣叫作很常喔？」

生氣就輸了——我以為那是孩提時期，僅僅存在我和姊姊之間的潛規則。

「我只是講而已……難道我不能講嗎？家裡都沒有人想聽我說話了嗎。」相較「諷刺」，我寧可承受攻擊性相對分散的「控訴」。

阿嬤拿嫁妝和阿公的遺產換來這兩間房子。兩戶打通，從右邊的門進出，左邊的門封起來，冰箱正好放在左玄關，門外停了一台電動代步車，把手、後照鏡和車頭的塑膠籃全部吊滿娃娃。

「大姐是去哪裡弄來這台？」媽媽天真的語氣，裝作隨口問問，環顧有如米香餅的石粒地磚和牆壁，天花板低到有些壓迫感——我知道媽媽故作輕鬆是出於對夫家的禮貌和姑姑身心狀況的寬慰。我知道她每次都在努力抵抗內心排斥姑姑的感覺，我猜爸爸也是……所有人，都是吧？

這是多殘忍的話！

當然行為背後有各種複雜的因素：媽媽是出於社會化後懂得不該歧視待人，爸爸是出於稀薄的兒時記憶。爸爸家族裡沒有人不知道，姑姑在國小五年級以前，不是「這個樣子」。爸爸說他小時候住金城，馬路上車子不多，都是姑姑牽著他到處走走逛逛，某次從姑婆家離開的路上遇到阿兵

哥，他們給那兩個瘦小的孩子饅頭吃，只有一粒是黑糖口味，姑姑喜歡吃黑糖，但是讓給他。他記得很清楚，一路上經過豬圈和幾棵覆蓋艷陽的大樹，以及姑姑口齒清晰地道謝聲。伯伯們分別和他年紀差八歲、十一歲，準備考大學聯考的大伯和去臺灣找工作的二伯，不曾擁有受姑姑照顧的「特殊」記憶，姑姑是大姊，國小畢業後就到皮件工廠工作了，回家有另一份工作：打理全家人的晚餐。

「噢，妳不用管她。」爸爸的語氣有些頑皮的無奈感，彷彿姑姑仍活在世上。那句話在我心中升起沒有哀怨對象的悲傷。

阿嬤家客廳掛了橫幅的牡丹花水墨畫，旁邊兩張是大伯的畢業證書，聽說是阿公生前特地騎機車去裱褙店訂做。電視左右側各放了一個瓷花瓶，裡頭的萬年青原來有好幾株，枝條吃力地攀向紗窗，細長的葉面覆滿薄薄一層灰。電話旁的筆筒插滿國旗和競選扇，裡面的原子筆應該都沒水了吧？現在已經不需要手寫電話簿，阿嬤也不會再看煮飯節目抄寫食譜了。未拆封的榮民報和掉頁的《婦友》月刊整齊地疊在客廳矮桌下的層架，以前姑姑會把報紙和廣告單折成丟骨頭或魚刺的梯形紙盒，一邊對齊紙張、一邊自豪地說明關鍵步驟，即便沒有人向她詢問。我的反應太遲鈍，除了「是呀、嗯嗯」以外沒想到可以回答她什麼，尷尬感使小時候的我有些抗拒和姑姑講話，當她默默回房間，把房門半關，面無表情地蜷縮在床，緊抱鴿子娃娃，就表示她意會到我或其他人並不想接她的話。然而，下次見面時她依然對我笑呵呵地說個不停。

當時年紀還小，卻能隱隱感受到姑姑在家的「地位」，自從升上小學二年級，姑姑從基隆打包來阿嬤家過除夕就沒再「回去」，大人們並沒有表示驚訝，似乎都有共識，只是在孩子們面前不提，那一年我發現姑姑和所有親戚打招呼時，大伯只是使個眼神，態度敷衍。

那年除夕晚餐前，姊姊問爸爸「為什麼姑姑『回來』了？」爸爸露出做虧心事的表情，齒縫中勉強擠出離婚二字。姊姊起了頭，我便有膽量追問，

為什麼分開？她的老公長什麼樣子？怎麼沒看過他來阿嬤家？現在男女平等，怎麼可以這樣……爸爸努力壓抑怒氣地回答：

「姑姑被欺負啊，難道要繼續待在那裡嗎？」

欺負姑姑的人並不是我呀。

「被誰？她老公嗎？還是……」爸爸面目猙獰，揮手作勢要打人，我下意識後退幾步，緊緊閉上眼睛，嚇得都忘了用手肘防護，那是我四歲的人生當中，第一次被爸爸責罵。勉強睜開一點縫隙，爸爸用手指彈了我的額頭，我第一次領略到人類指甲的威力。爸爸急步回到客廳，加入大伯和二伯的談話，電視重複播報有關總統大選的新聞，兄弟之間的政治立一致，那幅熱鬧烘烘的景象給我爸爸家庭很團結的錯覺。

一起坐在圓桌的姊姊，頭壓得很低，假裝在寫數學習作，自動筆上的小鴨吊飾不停晃動，當時的我多麼希望姊姊看我一眼。

當眼淚擠壓眼球滿溢而出，姊姊和在廚房和客廳來來回回的媽媽，都看到了吧？她們沒有反應讓我更加羞愧，容身之處似乎只有廁所了。我故作平常的輕聲扣上喇叭鎖，抽泣聲越來越急促，雙掌合十、緊緊捂住鼻子。

難受的時刻往往使思緒變得清醒、抽離。以外人的眼光，或是難聽一點的說法，是平時只顧自己的我，突然有了關於「正義」的思考。我當時在想：不管是西洋或日本動畫片，經常設定主角是「醜小鴨」或是被排擠的「邊緣人」，過程中經歷各種訓練，最後蛻變成外表光鮮亮麗或是有能力的強人，當皆大歡喜的背景音樂播出，我還真為主角難過——他是如何遺忘受辱的記憶？既要忍受孤獨、又要擁有原諒他人的胸襟……偉大的人格在那幾分鐘帶過的影像裡，變得相當容易。

《玫瑰瞳鈴眼》或《藍色水玲瓏》之類的深夜狗血劇集裡不忍卒睹的暴力場面，女演員有亮麗的外表，被欺侮仍能美麗地散髮落淚——姑姑不同，她的、我的鼻型，幾乎跟風獅爺一樣，沒有景匡攔住人生。心情稍微平復

後，我死盯廁所門，既希望有人來敲門關心，又渴望獨處。反覆揣測爸爸的憤怒：是我逼迫他說「兒童不宜」的事，讓他難堪嗎？一定是這樣吧。當我重述這段過去，姊姊露出懷疑的表情：「當時妳年紀那麼小，會想這麼多嗎？這是妳後來補加的詮釋吧？」原本我想反駁：抒發一下情緒嘛！為何老是質疑我……

回想孤立無緣的辯駁模樣，好難看。

在家裡想為自己爭一口氣，是沒用的。

或許姑姑也有同感？——臆測被當作現實，也像一篇虛構故事。

每年小年夜到阿嬤家，我和姊姊自然地待在餐廳，如果堂哥們回來，我們就會移動到廚房。這兩個地方可以放鬆把布偶拿出來玩，沒有尷尬的問候或英文隨堂考——花瓶的英文是什麼？電視機怎麼拼？知道日文要怎麼念嗎？——通常是姊姊應對大伯出的題目。爸爸家的成員，我只聽其他遠親會稱讚大伯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、現在在台大會計系教書，甚至在其他公司擔任獨立董事，像是二伯、姑姑甚至是爸爸，不會有人提及他們在從事什麼工作、在哪裡求學。從二伯的節日送禮可尋出端倪，他幾乎都送紅麴薄餅、紅麴捲心酥和紅麴沙琪瑪，三款循環著送，都是菸酒公司出品。姑姑則是送阿嬤和伯伯們許多市面上沒看過的蘆薈牙膏、效用不明的保健食品和標誌「天然葡萄酸」成分的清潔水，爸爸如果會打掃廁所和廚房，他肯定也會對這款商品頗有微詞。媽媽不習慣蘆薈牙膏的味道，而且包裝上沒有標示有效期限，或是製造日期，所以她拒絕使用，對此爸爸沒多說什麼。對此，媽媽誤認為爸爸包容她偶爾使得小性子，其實不然，爸爸對姑姑的任何作為，懷著無限的包容。讓我舉個例子吧：某年爸爸因為尾牙很晚回家，沙發沒坐熱、領帶還沒解就接到阿嬤的電話，媽媽也一起匆匆忙忙出門了，說是去把姑姑接回阿嬤家，兩人直到半夜一點才回來。那是智慧型手機還不夠聰明的時代，手邊沒有 google map 讓他們

很頭痛，姑姑在公共電話亭向阿嬤求救，經過轉述的街道描述太通泛，線索不足——那天姑姑把錢包裡所有的錢貢獻給湯姆熊的夾娃娃機，只剩兩個一元銅板，她沒錢搭車、找不到回家的方向。

自從姑姑過世，阿嬤不太願意開口說話，我幾乎要忘記她宏亮的嗓音。回溯午後的客廳記憶，只剩「修理紗窗、網仔門，換玻璃」的廣播聲捏塑幾年前廢棄的竹板凳和木質傢俱。爸媽來阿嬤家拿阿嬤先前買好的紙錢、更換用的尿布和乳液，阿嬤囑託媽媽幫姑姑準備草仔粿——市面上越來越難買到手工製作的草仔粿，媽媽特地搭車去土城買，雖然對伯伯們有所不滿，爸爸礙於面子還是買他們的份，明天爸爸會開車到醫院載阿嬤去祭拜阿公、姑姑，伯伯們在新店區會合，結束祭拜儀式，換二伯載阿嬤回病房，其實醫生有囑咐不可以去太遠的地方，至多到日光室曬太陽，但是阿嬤非常堅持，護理師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爸爸打赤腳走在前面，直接打開姑姑的臥室門。四面白牆上滿是鉛筆描繪的鳥兒：山雀、夜鷺、紅鳩和八哥，而小水鴨游過的水波紋則是炭筆淡淡勾勒，筆畫非常輕。我和媽媽跟在爸爸身後，姑姑的房間沒有想像中的腐臭氣味（電視劇看太多，總會有種「模板」在現實狀況之前預演）。「順道把姑姑的遺物清一清吧」——爸爸摘下眼鏡，轉述大伯在 line 群組傳訊息，手機燈光照得他的眼珠剔透如玉。在爸爸戴回眼鏡的視線掃到我之前，我先蹲下來，拿手機拍下牆壁上梳洗羽毛的小水鴨，要不是為了躲避爸爸的眼神，我平常可耐不住性子仔細觀看靜止不動的圖畫。在低矮的視角，我清楚看見左側床下和便利商店集點的贈品和公仔，通通收在包裝盒裡、陳列整齊，乍看下沒有拆封——噢，應該說，看不出來拆封的痕跡，盒子如磚塊整齊堆成矮矮的牆面。

「怎麼清呢？大哥也真是的，一天到晚出國。有錢還不買車，存心把接送的事丟給弟弟們。只會指揮大家訂餐廳啦、天天在臉書 po 照片啦……」因為爸爸越來越不喜歡大伯，所以媽媽能放心地替爸爸出氣。有時幫腔得太激動，媽媽會沈迷在（她自己認為的）正義情緒裡，眼目所及都是訓斥

對象，譬如在街上看到綠燈秒數太少，政府是怎麼規劃的？對行動緩慢的老人很不友善；某間公寓大門前有一坨被人碾過的狗屎遲遲未清，難道沒有住戶注意到嗎？現在的人喲，自掃門前雪……媽媽平時幾乎不關心過交通平權或市容改善之類的議題，她的忿忿不平，其實不完全是為了伸張公道或批判——只是想一再確信自己是站在（她認為的）良善的立場。

「吼！也只有這堆啊！」如果沒有語尾的「啊」，爸爸的口氣依然讓我渾身響起警報。

他指的「這堆」是房間裡唯一雜亂的部分：紙箱堆，上面放滿大大小小的玩偶，有幾條盜版的 kitty 毯子遮蓋。

怕娃娃被灰塵吃掉，所以，「為他們蓋被子，姑姑很細心」我自語著。

「姑姑也會對著一塊布說話說不停喔，」我嚇了一跳，背脊呈現鋸齒狀，應該沒被爸爸看到吧？他最近學著卸下嚴肅的姿態開玩笑，「她也很常講狗飛機、鴨鴨虎，哈哈……」。我的思緒不停地分析那句話夾帶的多重含意：一、爸爸對我的了解停留在童年。二、「跟娃娃對話」對他來說到底是褒是貶？三、爸爸在姊姊結婚後離家，脾氣火力從五星減到三顆星，姑姑過世後降到兩顆星，在我面前再少一顆。

親人離世、離開之類的外力使得爸爸愈來愈寡言，生氣的頻率降低，他安靜，卻衍伸出另一種不安——假若我不在家，他是不是會罵媽媽呢——「妳不是該慶幸嗎？阿瑞是抖 M，喜歡被虐呀」——半年前我到姊姊新家借住幾天（天哪，我居然使用如此生疏的詞彙），她不懂爸爸的改變讓我時時刻刻畏懼的「點」在哪。

早知道就不要講出來！當時我在心裡吶喊。因為姊夫當時也在，當著「外人」的面被否定，更加困窘。不久，姊姊突然迸出一句：「哈哈阿瑞真有趣。」大抵是因為姐夫在，還是說話柔軟一些比較符合姊姊對自己的期待。

「真有趣」背後的語意是「好奇怪」吧？一定是這樣。

姑姑生前常常做一些被稱作奇怪的行為，好比拿廚房裡的鐵夾到街上撿垃圾，商家以為她是沒穿制服的清道夫或是拾荒老人，那晚她雙手提了七大袋垃圾回家，社區主委氣炸了，但是看在阿嬤的面子上也拿她沒轍；阿嬤

某段時間在搜集塑膠盒，為了當盆栽盤，姑姑知道後便挨家挨戶討來三十幾個塑膠盒；姑姑在巷口遇到一隻縮著頭不動的鴿子，她立刻打電通知鳥類協會，請專人來治療，等待的同時坐在鄰居的機車坐椅，速寫那隻喙和雙爪長了好幾粒膿包的鳥——「淑美怎麼這時候就變聰明了？」經過爸爸轉述，大伯不只是一次背地調侃姑姑，爸爸和阿嬤通常只是噤默聆聽。明明是那麼地刺耳，我卻落入「息事寧人」的圈套，連阿嬤都沒出聲，媽媽、我和姊姊「更」不敢多嘴——事後回想，除了阿嬤以外，大家很自然地受親疏關係和年齡排序的制約，不發話制止變得合情合理。

「我可以拍姑姑畫的鳥嗎？」

我鼓起勇氣詢問爸爸。想像自己的眼睛是錘子，爸爸的是釘子，一旦鎖定就不要任意移開目光。

「嗯，拍那些要……啊！妳看外面那一幅，是姑姑畫的，」爸爸指客廳的方向，「她最喜歡的鳥竟然是那隻醜鴿子。」爸爸左眼皮上細碎的瘰肉引起名的憤怒。就只有那一瞬間，他眼中閃過一絲畏縮——有了那次憑感覺的臆測，對以後的我來說非常「有效」，那幾乎是一顆「自信的基石」。

「欸！真的很醜耶，疊在大哥的畢業證書上，他沒生氣嗎？」媽媽一轉眼就移動到客廳，細碎的拖鞋聲像雛鳥振翅。

「牠生病了沒辦法呀，這樣說太殘忍了。」我只敢反駁媽媽，目前還沒有充分想好應對爸爸的方式。我這麼做，其實對媽媽感到抱歉，爸爸的威嚴使他免於聽取任何異議，他沒機會面對人的真實情緒。

「可是，就真的很難看嘛。」她搖搖頭，往廚房的的方向走去，爸爸探出房外瞻望那隻鳥兒，彷彿那是他錯過的遺容。

「喂喂！還有那堆不知道什麼碗糕要清耶，妳怎麼跑掉了？」

「我去廁所，順便拿掃把和垃圾袋啊！不然怎麼清理！」媽媽喊道。話中流露出些許浮躁使我捏一把冷汗。害怕爸爸會突然爆炸的我，依然存在。只留下我和爸爸在房間裡。尷尬的感覺，讓地上的橡皮擦屑、炭筆灰和牆

面的裂痕看起來特別清晰。姑姑畫的鳥非常寫實，羽毛是一條條線畫上去的，如果我要查到相應的學名，應該不難。

阿嬤開始坐輪椅後，姑姑便辭掉動物園的清潔工作，這些生動的鳥兒應該是那段時間所畫，每次來阿嬤家和她打招呼，姑姑的微笑裡有個我不熟悉的頓點、某種欲言又止，她每見到姊姊就會誇她「姊姊混天才耶，好會掛掛！」為了公平，她沒忘記稱讚我「阿蕊也素，噢！會幫阿嬤買洗澡椅，足³乖。」正當姊姊竭盡所能和姑姑解釋她的工作是重新設計公共場所的圖標，讓標示更易讀，並不須具備繪畫能力。姑姑和伯伯們一樣，延續阿公阿嬤對學歷和職業的價值觀念。不過，我不怪她，至少姑姑會記得我，給我鼓勵——外貌和學業不出色的我啊，在踏入職場後，在姑姑身上找到共鳴。

我很猶豫該不該提示姊姊，請她別再解說了，同樣的情況不是重演好幾次了嗎？哎，坦白說我也是只在心裡埋怨，並沒有做出實際的改變，有一道情感上的「檻」攔住我——姊姊不厭其煩地說明，是因為她不相信姑姑沒有能力聽懂：「爸爸不是說過嗎，姑姑只是小時候發燒給庸醫誤診……姑姑還有機會，我不想和家裡的人一樣，放棄她。」

她所說的「家裡的人」這個集合名詞，究竟有沒有把我包括在內呢？這是她結婚後，不想回家、不想再來阿嬤家的原因嗎？

回溯有關姑姑的記憶，不自覺地想到死胡同裡去。

姑姑把她想說的說完以後繼續捻菜，姊姊講一句話，她點頭一次，時時刻刻掛在胸口的房間鑰匙，在她豐厚的胸膛前擺動。

將近兩年的時間，姑姑把她的房門鎖了起來，不管白天夜晚。阿嬤要她打開門透氣，她當作沒聽見。大家都說，拜託！誰會拿妳的東西？誰會想知道妳在房間做什麼？

她做直銷帶回家的保健食品也從櫥櫃撤走。爸爸以為她「改邪歸正，沒再

3 台語，很。

做那個」沒料到貨品全都儲藏在她房間。

她整理了陽台雜物，清掉廁所鏡面的水漬，客廳茶几上換了新的塑膠墊，墊子下不再有早已移址的診所名片、過期的集點貼紙，和各種曬得黏答答的瑣碎紙張。阿嬤家變得煥然一新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唯一有反應的是阿嬤，她淡淡的說老總統的剪報也丟掉了。

為何是姑姑擔起照顧的責任呢？

那場協議過程，並不是一群人坐在客廳討論，大家都很忙——甚或是通訊軟體的便利性，三五條訊息就這樣拍板定案。

「要不要請看護？」

「讓外勞照顧媽媽，不妥吧。」大伯說。

「我們有自己的事業和家庭要照顧……」二伯說。可是這不足以說服阿嬤。「事業」二字出現在這裡，實在令人作嘔。

「大姐覺得呢？媽媽應該希望大姐陪在身邊吧！」常常幫姑姑「善後」的爸爸出聲了。阿嬤隔天回覆，發一張 ok 貼圖。

群組成員裡沒有姑姑。阿嬤曾經給她買一隻智慧型手機，可是姑姑不會使用衛星定位，也就是不知道怎麼回家那一次，爸爸氣得給她換回翻蓋式手機，他沒有當姑姑的面發飆，是把怒氣轉移到阿嬤身上：「讓大姐顧媽媽吧！這樣她才不會一天到晚去不熟悉的地方！」

「明明好手好腳幹嘛跟人家借代步車！媽媽妳有罵她嗎？」這一則不在群組，而是在一對一的聊天室的訊息，阿嬤已讀沒回覆。

我是如何知道這些對話細節呢？

爸爸小心翼翼地吧姑姑的娃娃放在地上，擰擰灰塵、一一挑掉布上的毛球，塵埃在窗外的陽光照射下，形成一道渺小的銀河。

「妳媽怎麼去那麼久啊？我去看看。」爸爸拋下這句話，起身離開。

「喔。」我背對他，持續手邊的動作：把公仔紙盒拆開，攤平，拆開，其實注意力全部灌注在爸爸獨有的鈍重腳步聲。媽媽在儲藏室找到被遺忘的老舊電鍋和磅秤，兩人正在懷戀老物的興致裡，駐足一陣。

我幾乎快聽不清他們的談話內容，心肝頭吶嘍跳⁴——爸爸的手機，大喇喇留在床墊上。

我緩緩把屁股放在地上、挪動到床邊，我知道家裡所有人的手機密碼。點開螢幕，輸入爸爸的生日。

狹窄的電梯空間容不下媽、爸和我三人，以及我們手上的垃圾袋，電梯連續在四個樓層停下，媽媽和幾位社區住戶說「不好意思、不好意思」。抵達一樓，電梯門一開，媽媽似乎忍了這句話很久：

「大姐很會畫畫耶。好可惜喔，如果以前給栽培她一下……」

爸爸依然走在前方，沒有回應。

「不知道她去哪裡了。」

「是啊。」

我們從社區回收場離開時，媽媽問道：

「阿瑞拍姑姑畫的畫，是要做什麼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哎！妳管人家要做什麼。做紀念，哪裡需要理由。」

「好啦好啦。那……阿瑞明天確定不跟我們一起去掃墓嗎？」

爸爸突然回頭，四隻眼睛貫穿我的思緒，腦海一片空白。

只見爸媽身後是夜色披覆的花園，雜亂的花朵顏色變得不再明顯。離交通主幹道有些距離的社區，依稀能聽見啁啾聲，抬頭望向傍晚的天空，卻不見一隻鳥的蹤影。

4 台語，心臟嘍通嘍通跳。



評審評語／吳鈞堯

以離婚後回返娘家的大姊為主要觀察對象，以孩童般腔調敘述，有一股看不透、但也漸漸清晰的，關於離婚婦女被家族的對待問題。小說以日常生活為導向、為出口，比如姑姑被委以照顧媽媽，幾乎是無可商量，因為姑姑等於是家裡的失意人口，在金錢至上、父權第一的環境下，也只能默默做出她應有的「貢獻」。必須等姑姑離世，關於她的一切才能慢慢揭曉，原來房間沒有預設的腐敗氣息、原來姑姑喜歡畫畫。無奈漸漸深化為悲涼。

